



唐德芳与龙冈镇境内第一个党支部

□ 顾仁洋

1929年6月,中共水府庙、新河庙、三旺庄等三个支部相继诞生,成为龙冈镇境内较早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支部【据《盐城志》(1993年)《盐城市郊区组织史资料》《龙冈志》《鞍湖志》】。而水府庙党支部更是龙冈镇境内,乃至蟒蛇河畔、跃进堆旁最早的中共支部。说起这个党支部,就不得不说革命烈士唐德芳了。

唐德芳(1901-1931),又名步琨(坤),唐家舍(今盐都区龙冈镇晓庄村)人。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农历三月初六,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。因家境贫困,仅读过2年私塾。16岁时,因生活所迫,经在盐城开小杂货店的姑父(邹渐余之父)介绍,来到当时盐城鱼市口附近的源通酱园店当店员,兼做账房先生。

1928年春,经表兄、地下党盐城县委员邹渐余介绍,唐德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,编入中共盐城城区党支部。其后,他先后担任过中共盐城县委委员、中共盐城行动委员会委员。同年秋,他受组织委派,返回家乡水府庙一带,开展革命活动。唐德芳不怕艰苦,利用早晚时间,挨门逐户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。唐德芳采用交朋友、拜兄弟等方式,组成“十兄弟会”。他善于团结穷苦青年,发展进步分子,先后吸收朱万寿、朱连生、高才桂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我上小学时,每逢放暑假,表弟都会邀请我到他外公外婆家所在的小村庄玩几天。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稻田,有比外公年龄还大的老树,数不清的小鸟和鸟窝,还有他的好兄弟三皮。

村子离小镇有十多里路,那时还没有通汽车,外公会托开小船来镇上办事的熟人顺带我们回去。那是一段欢乐的旅途,蔚蓝的天空,清澈的河水,碧绿的水草,淡淡的苇香,以及听到挂浆机响声而惊慌失措、四处躲藏的水鸟,都让我们兴奋异常。趁大人不注意,我们会靠着船舷偷偷把手伸进水中,清凉的河水冲击着小手,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水波。

船到村头缓缓靠岸,码头上已经站着一个黝黑、瘦小的男孩,光军告诉我,那就是三皮。确定是光军到了,三皮很兴奋,他拉着光军的手,光军拉着我,一起往外公家跑。院里的外婆正在准备

午饭,看到跑得气喘吁吁的我们,赶紧招呼我们坐下吃饭。孩子们都是自然熟,很快便打成一片。三皮带我们在村里各处跑,去爬村头的老树掏鸟窝、捉知了,去他家后院桑树上摘桑树果子,去大河边和村里的小孩一起钓鱼捉虾……

一天下午,三皮要带我们去隔壁的村子玩。他常听长辈说那儿有一颗神奇的树,可以结五种谷物。我们听了也很是惊奇,兴高采烈地走了好几里地赶过去,却都没能找到那颗神奇的树。我们大失所望地往回走,经过村外的一片稻田时,大家都走累了,便倚在路边的草垛上歇息。远处一缕缕炊烟从农家的烟囱袅袅升起,夕阳洒在稻田上,大地一片金黄,漂亮极了。三皮说:“你们看天上的云,千变万化,我奶奶告诉我,这天上的云都是家家户户的炊烟聚集起来的。所以我每次帮奶奶烧火都拼命往灶膛里塞稻草,我想要烧一朵厚厚的、大大的云彩,却好几次都把饭菜烧糊了。”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,伴着柔柔的晚风,青青的稻香,三个青涩的少年就这样躺在路边看着天上的云来云往……

小小少年渐渐长大,相聚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后来听光军说,三皮高中毕业后就去叔叔的厂里上班了,再后来因为工作业务往来,与一位美丽的南方姑娘恋爱了,结婚后选择到妻子工作的那个小城发展,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很是幸福。

这个周末,光军打电话给我,说三皮一家回来了。晚上,光军在小区门口的土菜馆安排了丰盛的晚餐。哥仁好久不聚,坐在一起好不热闹。三皮告诉我,奶奶去年去世了,这个清明节前赶回来扫墓,寄托哀思。也因为自己离家太久了,家乡的一花一草、一木一叶都让他很是惦念。这次回乡,他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,新修建的旅游2号线公路穿村而过,道路平坦开阔,两侧绿意盎然,一栋栋自建的小洋房美观大方、整齐别致,房前头头,菜花遍野、美不胜收!

我们边吃边聊,三皮显得格外兴奋,滔滔不绝,笑声朗朗,忆过去,谈现在,聊未来。光军不停地给大家斟酒,推杯换盏中,三个老男孩不知不觉都已面色泛红,状态微醺。迎着璀璨的灯光,看着满是笑容的三皮,我觉得,我们都还是那个躺在草垛上看云起云落的少年,无论走得再远,也走不出那片油菜花田和心中的故乡!

1929年初夏,唐德芳任中共盐城县委委员,负责民运工作。他在水府庙、江家庄(今楼王镇江庄村)各发展七八名党员,并在蟒蛇河畔、跃进堆旁成立龙冈镇境内第一个党支部。他以自己家的茅草房作为支部的活动点,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抗租、抗粮、抗丁、抗捐、抗税等“五抗”革命斗争。

1930年10月初,中共盐城县委获悉国民党盐城县党部要在10日晚举行国庆提灯庆祝会的消息,遂决定乘机扩大政治宣传。当晚,唐德芳等人潜入游行队伍,寻机散发《告盐城人民书》和印有“打倒国民党”“打倒土豪劣绅”等内容的传单。由于国民党县党部指使特务、警察100余人乔装成市民,混入游行队伍之中,窥视地下党的活动,唐德芳等人的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发觉。县行委委员路继乾在盐城儒学街散发传单时被特务发现后被捕。当夜,散发传单的县行委委员唐德芳和党员宋景煜、张衍斌等人相继被特务机关逮捕。

民国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组织的特别法庭连夜审讯唐德芳等人,并用多种酷刑和欺骗引诱手段,妄图得到口供,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。法官允诺唐德芳等人,只要供出地下党情况,便可“无条件释放”,自择学校,毕业后介绍就业。但唐德芳、路继乾、宋景煜等人始终坚贞不屈,严守党的秘密。反动当局无计可施,4天后将唐德芳等人押往国民

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。此后的4个多月中,唐德芳等人遭受了百般摧残,但始终坚贞不屈。

1931年2月24日,唐德芳和路继乾、宋景煜等英烈在镇江城郊京硐岭梦滩刑场英勇就义。牺牲时,三人分别为30岁、20岁、19岁。就义前,唐德芳慷慨激昂,振臂高呼:“共产党万岁”。唐德芳牺牲后,其母赶往镇江,用一口棺材将遗体运回,先安葬于晓庄村唐家舍前的蟒蛇河畔,后迁至跃进河东岸,并重修烈士墓。

1930年的事件后,盐城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,以致水府庙支部与上级联系中断。1933年8月,盐城县内党组织基本停止活动。但革命的星星之火永不熄灭,从1940年10月起,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,党的组织在盐城迅速得到发展和壮大。1942年8月,新阳乡(时鞍湖境内共有民党、鞍湖、新阳、周罗、曲东等5个乡党支部)成立中共新阳支部,当时有党员17人。从此,蟒蛇河畔、跃进堆旁的晓庄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,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,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。

今天,仅晓庄村党总支就有中共党员42人,龙冈镇有中共党员超过4000人。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,广大的龙冈人民正在党的全面领导下,以昂扬的姿态,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。



我的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,均在外地成家立业,我和老伴便成了“空巢老人”。我们珍惜对方,生活上多体贴,精神上常安慰,两颗心更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那天,我骑电动车到十多公里外的一个亲戚家看望病人。临出门前,老伴一再叮嘱:“车骑慢些,下午早一点回家。”那时通讯还不发达,我因和亲戚聊天忘了时间,直到傍晚才想起老伴的话,赶紧起身归家。老伴在家左等右等,不见人影,急得坐立不安,直到我踏进家门,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从此,每次外出,哪怕时间不长,我都会向老伴“请示”“汇报”,免得她时常挂念。

有一年冬天,我儿子去长春市出差,我去他们家帮助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,老伴则留在老家服侍我92岁高龄的母亲。在我 and 老伴两地分居的日子里,每天晚上,老伴都会打电话提醒我,“定时服药,按时休息,多喝水,外出注意交通安全……”反复唠叨,就差耳朵听出老茧了。那年冬季特别冷,我也常常和她视频,让她及时添加衣服,盖好被子,记得开空调。

牵挂是我们老两口最真挚的情感。今年春节前,我和老伴在家包饺子,看盆里还剩下不少馅,老伴便骑着自行车去离家不远的菜市场再买一些饺子皮。可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,人还没到家,我放心不下,出去寻找。原来是自行车车胆爆了,她的手机又忘了带,在修车铺前找到她时,我们相视一笑,心中倍感温暖。

我和老伴结婚已40多年,在平淡的日子里,相敬相爱,把对方放进了自己的心里,多一份牵挂,少一份担忧。如今,老伴去超市购物,到菜市场买菜,我已习惯陪着她,手牵着手一起过马路;老伴爱散步,喜欢跳广场舞,我也与她一起穿行在乡间小道,漫步在小区广场;老伴血糖血脂指标偏高,膝关节时常疼痛,我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吃药,适度锻炼,莫过度疲劳……

执子之手,与之偕老。夫妻俩走到一起是缘分,彼此牵挂是爱情的延伸。一声轻轻的问候,一次默默的关注,和谐而又温馨,蕴含着浓浓的情和深深的爱,使我们的晚年生活充满快乐和幸福。

回到乡间,走上小路,我忽然就明白了。这细细长长的乡间小路,既可以带我走出去,也可以带我走回来;既可以给我飞翔的翅膀,也可以给我回归的航向。乡间小路,是慷慨的,也是包容的。当它收留了我疲惫的脚印,我便找回了心灵最初的温度。走在乡间小路上,一颗心像风一样,自由自在……



含苞欲放

李昊天 摄

刮锅

□ 张宜友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在农村大队的小学读书。每天早上,我都是被母亲刮锅底的刺耳声惊醒……

那时候的农村,一日三餐全靠烧土灶,燃料很是紧缺,稻草、麦秸秆、杂草和树枝等都是好东西。我们五六口人的家庭,一顿早饭要烧半个多小时,特别是到了冬天,时间就更长了。所以如果三天不刮锅,草灰粘在锅底,煮饭的时间就要延长,燃料消耗的也更多。

有时候,母亲要起早去忙农事,刮锅就迟一点,我们就只能吃“圆子米”粥去上学了。刮锅在当时也是农村常见的一道风景,家家户户都要刮锅。

七十年代初,我参加工作了,家里的经济状

况也随之好了起来,家里买起了炭炉子,烧起了蜂窝煤,用上了钢精锅。之后土灶很少用了,母亲早晨起来也很少再刮锅了。如今,人民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,农村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传统的煮饭方式也随之改变。电饭煲、液化气灶、电磁炉、微波炉、冰箱等家用电器都走进了农村家庭,做早饭再也不是一件麻烦的事了。

母亲已离开我们一年多时间,我们常常怀念起她。还记得她健在时曾经说过:“这日子过得真是想都不敢想,这个好年代再也不用一大早起来刮锅了,如今就连土灶也用不上了。能过上这么红火的日子都是托党和政府的福啊!”

乡间小路

□ 王国梁

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。路上的风景,是千篇一律的田野风光,庄稼似乎能绵延到天尽头,野草、野花遍地都是,有时一朵小花会跑到鞋子上,留下一缕芬芳。乡间小路都是土路,草木在路旁扎根,与庄稼地、果园、菜园为邻。

那时,我的世界只有村庄那么大。后来,当我踩着乡间小路越走越远时,才发现原来世界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,乡间小路联通着更广阔的天地。有一天,我沿着曲折的乡间小路走出去,来到城市,从此告别了乡村生活。我以为,城市是收留我梦想的地方,我从此会与乡村彻底告别。

可是我很快就发现,走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上,我的脚步快得停不下来。因为走得太快,我疲惫不堪,好像用尽了力气,却找不到力量的源泉。

于是,我重新踏上了乡间小路。这一次的

